

随笔

有水一章

车前子 文/绘



水与我还是亲缘。在我看来，水有两种，一种是躺着的，一种是站着的。躺着的水是江河湖泊，站着的就是井水。当然还有一种——“天落水”，也就是雨。至今民间还有把雨叫成“天落水”的。

《东坡志林》里有《论雨井水》：时雨降，多置器广庭中，所得甘滑不可名，以泼茶煮药，皆美而有益，正尔食之不辍，可以长生。其次井泉甘冷者，皆良药也。苏东坡把雨水井水都当成药，所以明朝以来人唤苏东坡“坡仙”。

因为我居住的城市独不缺水，记忆里也就没有“多置器广庭中”这一回事，难免隔膜。书上是看到过的，(如果)记得不错，泻药要用雨水煮，雨水利下；补药要用井水熬，井水性藏。但终是没有试过。夏天暴雨，我们就被大人关在家里，说暴雨淋不得，这雨水毒。我至今相信中国传统或者说民间的直觉能力，这一点对我写作极有影响。

那时候最为常见的伞是油布伞，伞骨竹篾，伞面是粗布上抹着层亮晃晃桐油，桐油的颜色有点像白娘娘喝了原形毕露的雄黄酒的光泽。我那时候喜欢法海而惧怕白娘娘，心想以后娶个老婆也是条蛇，该怎么办！看来我对婚姻的恐惧由来已久却又很喜欢，这是一种期待变故的热情吗？还有油纸伞也很常见。

我最初听到的好声音，与雨水有关。春雨在屋瓦上沙沙飘着，从檐头落入吊桶里，“叮”，现在想起这声音，还觉得是好声音。我有一年写诗，就希望我的风格是“春雨在屋瓦上沙沙飘着，从檐头落入吊桶里，‘叮’”的风格，但总“叮”不好，无端端鼓出大痘，“叮”也是“叮”，蚊子之文字所“叮”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不“叮”啦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“哗啦”。

纪实

如系实胀，加枳实、大黄，即承气之意。寒者加干姜，寒热者加柴胡，腹痛者加芍药。寒热夹杂者，往往干姜、黄连寒热并用，仿泻心汤、黄连汤之意。总之，用古方、成方治病，贵在师其法而非拘泥于方药，不论固守原方，还是因事加减，皆应做到方由证定，药随法出，病、药相符，效如桴鼓。

1962年，“北斗三星”之一、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刘渡舟携学生数人，专程到省中医研究所，拜在李翰卿门下，执弟子礼。

1987年3月，刘渡舟主编的《伤寒论讲解》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，书中详细记述了李翰卿使用烧裈散的心得：

关于阴阳易之病是否存在，烧裈散是否有

而我与井水还更亲缘一些。前几天偶读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，一上来就是“井”，他说有一种鱼善食水虫，故人家井内多畜之。我就想起我的姑祖母，她常常会在井里养几条鲫鱼，说用来吃水虫(过几天她再把鲫鱼吃掉，又养新的)。我问为什么不养其他鱼，姑祖母说只有鲫鱼不会弄腥井水。她还说井里养鲫鱼，要养最起码两条，养一条过不了夜。印象里也的确如此。我是在井里养过金鱼的，井水照着蓝天白云，幽幽的自然有一段富贵郑重。今天早晨吃到云南大头菜，觉得好久没吃，心里竟也生出一段富贵郑重。我的富贵很便宜，富贵也有忘形之美。

在我故乡有一种风俗，就是从井里吊出来的井水，不能再倒回到井里去，说会生虫。我小时候除了怕白娘娘，还怕老虎。我要到井边玩，大人就会喊：“快过来，井里有老虎”。以至于我在童年时代一直以为老虎跟鱼一样，都属于水里的动物。这虽说有点愚昧，倒也暗暗养育起想象力，尽管古怪。有一次朋友让我解释解释我写的一首诗，我说这就是井里有老虎，朋友更不明白了。我现在和盘托出，他该明白了吧。

古代有一个词“井华”(或称“井华水”)，是说早晨吊的第一桶井水，就叫“井华”，擅治口臭。它可以治许多病，至于还能治什么病，我就不记得了。但我记得能用早晨的井水治眼病，倒不一定非是“井华”不可。

《易经》有“改邑不改井”云云，在我看来，说到世俗生活中的诗意。我不求甚解，常常把“背井离乡”想成一个人身背着一口井远离故乡，这多好玩，你们背米背盐，韩信背剑，郭楚望背琴，猪八戒背媳妇，而他背的是一口井，多不容易。

我是个记不住纪念日的人。因为年代与户籍迁移的原因，我连自己的生日是哪天，都搞不清楚，实在想拿到“权威信息”，就去问母亲，母亲永远记得孩子的生日，因为那是她的“受难日”。我也是个不怎么在意仪式感的人。比如节日的时候，要在饭桌上发表几句感言，对着生日蜡烛许愿之类的事，总是让我坐立不安，赶紧敷衍过去了事。

但我喜欢默默地干活儿，在一个什么重大的节日到来之前，把地拖得干干净净，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，忙完了，端一杯茶望着窗户外面发一会儿呆，开心。

我心目中理想的纪念日，总是安静的，过于喧闹的纪念日，仿佛失去了一种庄重与深切。我对大的、小的纪念日，都没有特别的盼望。时间如果是单行道，纪念日就是路标，时间如果是河流，纪念日就是岸上的大树……可无论道路还是河流，都在绵延向前，并不允许我们停留或沉溺在某一个日子里。唯有不断被重复与被强调，一个纪念日，才能在一个生命与思想当中，留下深刻的印痕。许多纪念日，其实也隐藏着人们内心诸多的矛盾与挣扎。

纪念日本身也在被时光与记忆磨

损着，消耗着。有些纪念日，就这样，成了后视镜中渺小的黑点，和大雾中逐渐逝去的远方。有些纪念日是明亮的，镀着阳光的金色，那是无数双手不断擦拭的结果，它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；有些纪念日是郁郁葱葱的，即便少人关注，也会在无人的荒野上野蛮生长，拒绝枯萎；有些纪念日是灰色的，带有些悲伤的“哑光”，在白天会被忽略，到深夜才被记起……

纪念日投射了太多人的情感，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“容器”，是群体约定俗成的一个“公约数”，它可大可小，但每一个都值得尊重。一年365天，据说有400多个纪念日，于是便有人说“不放假的纪念日不是真正的节日”，可400多个纪念日，多是写在公开的日历当中的，那些属于个人的纪念日，该怎么去计算、衡量、评价？在过好公共纪念日的时候，作为个人，也要关注属于个体的纪念日，个体情感也是一个丰富的“宇宙”，这里也需要标记各种星辰大海。

我是个记不住纪念日的人。我遗忘了许多纪念日，但内心的确也铭刻着一些纪念日。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漫天烟火，海啸地震……如果恰好你也有类似的体验，那么那些日子，就是我们共同的纪念日。

回味

共同的纪念日

韩浩月

未来之声

王亚中

非具象语言的生成，只能是在一种个体认知中，逐步形成符号，或痕迹，或链接。

我们在长期的色形体感悟中，对色形体的根本认知与反射，理出了一个述说体系，可能只是暂时的依据或动力。

一件艺术作品或许并非单纯地在述说一个故事，更多的是在多线性的轨迹上，在阐述一个意识的可视状态。我们不能在有限的三原色中，偶得情景再现，但也能靠近或贴切一些未知影象。她可能是风的组合，也许是水分子的拼凑，或是心绪的反射叠加，或是音符的交响。色形体在结构中粘合，必定会有道理的重新言论。或是生物体的纠结，或是规律性的倒置，也许只是故事里零星点滴的记录，但作品的前因后果，却也离不开前期作品的链接与关照，在反复呈现中，她会述说着点滴光影的未来之声。

艺者只是在走一条无人走过的道路，在行走过程中，偶发一些新的链接体系，来充实自我的妄想与追求。也许能在行进中，看到星光，也许能在偶得中发现故事的根本。也许只是行走者的脚步声，也许只是一个故事的虚幻和影像的即将苏醒状态。



《如梦令》 尹学华 作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95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病见长，常以简、便、廉、验的外治称奇。李翰卿常用的治疗小儿腹泻、厌食症的丁桂填脐散堪为经典。李翰卿的女儿李映贞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：丁桂填脐散，是我们小时候就常用之药。我父亲经常说，像这样的两味药谁也离不开，你们一定要记住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95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那时又没有农户非农户的念头，红脸森娃没有珍惜自己的城里人身份，卷铺盖回了老家。运城人说，“从小卖蒸馍，啥活都干过”。也有说得难听的，“从小卖蒸馍，啥屁屁(屁股)都卖过”，一个意思。馍铺利小，打交道的多是五行八作的下九流，馍铺的伙计也就眼界宽。木匠铁匠，

货郎担子，印花包袱，剃头钉碗，说书唱戏，有些小手艺耳濡目染的也就学会一点。孔老夫子也说“吾少也贱，故多鄙事”哩，不丢人。

红脸森娃做庄稼那叫不沾弦(不靠谱)，可那个时候农民除了做庄稼，公社啥也不叫你干。红脸森娃天生的一副近视眼，那不是一般的近视，高度近视。他那副眼镜，镜片片瓶底一样厚，黄铜腿儿，坏了还得进县城修理。依现在的眼光，我看近视度数在八百到一千。戴上眼镜，他也能凑凑合合看个大概，下了眼镜，他和瞎子差不多。近视眼托生在庄稼户，那就是残废。我和他一块锄草，经常看到他一锄一锄笑呵呵地把玉米小苗锄倒，他根本看不清苗和

草。好在那时生产队混工分，也没人说他。巷里也有人起外号，直接就叫他“瞎子”。队长看着他做过活，经常在背后骂：瞎目合眼的能瞅着个！

要说比村民多一样啥本事，那是红脸森娃识字。

白天下地里活，红脸森娃憋屈受气，一到晚间谝闲，那是红脸森娃最得意的时候。上世纪60年代我村的祠堂还在，不祭祀了，黑了谝闲话是个好地方。吃完晚饭，一群上了年纪的围在一堆，就听红脸森娃说“古经”，什么“水浒”“三国”“封神”“说唐”，红脸森娃一套一套的。有时候旁人也插几句，主要还是红脸森娃说。

随笔